

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看：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北京六中的血淋淋的罪恶事实！

揭开北京六中劳改所的内幕

北京六中红色造反兵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卫队翻印

前 言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发展之际，一小撮即将被革命烈火烧死的人，负隅顽抗。把持着西斜的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以新的更加隐蔽、狡猾的形式（即形“左”实右）变本加厉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全国的典型。他们镇压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杀一儆百的反革命手段。北京六中一小撮人疯狂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使大家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的危害性，特将我们从各方面了解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这是一个活的阶级教材，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森严恐怖的“劳改所”

北京六中“劳改所”在我校一个偏僻的角落。后面有一丈多高的墙，“劳改所”与墙中间有个三、四十米长，两米宽的夹道。在夹道的东端设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能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四面都有射击孔和了望孔，岗楼里日夜有人值班。里面警铃密布，门是特别的、白天和晚上开法不同。白天，岗楼上可以开门，底下也可以开门，晚上，只有岗楼里能开，下面开不了。这样可以严密控制来往人员（由于陈伯达及时来到我校，没有完工）。

晚上，只要一发生情况看守人员立即按附近的电铃，这时，警铃四起，探照灯立刻射出强烈的光柱，把“劳改所”照得煞亮。阴森、紧张的空气立刻笼罩在“劳改所”上空。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是由按电铃自动发生的。为了严密封锁消息，他们把“劳改所”前面的门窗封死，要想进去，只有通过“特制”的门从后面跳窗进去。一进去便能看到几个醒目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底下流着血滴，他们本想让所里的人咬破手指去写，但未能得逞。总之，所里每个人的全部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我们这时也许会想到“红岩”小说里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岂不相象吗？就在这所北京六中的白公馆里，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如同暴徒一般，干尽了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用尽各种刑法，杀害和摧残了许多群众，他们用什么办法杀害和摧残群众，请看以下事实。

二、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在打人当中，创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在这些刑法下，打死了革命学生王光华、八十六岁的老工人徐需田。在这些刑法下有的把人打的半死，至今生命旦息，还在抢救中。在这些刑法下，有的被打成残废，下面我们公布我们所知的一部分刑法。

我校学生万×，程××，因出外串连没有得到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的允许，又因出身不好，和红卫兵观点不同，被打成反动学生，串连回来的当天拉入学校进行毒打。首先让他们跪在地上，许多人蜂涌而上，不分头、背、肚子，乱棍齐下，打得他鲜血淋漓。这时王冒明（西城纠察队的主要人员之一，打人能手，其父有严重问题）单独把万×叫出来，打开上

衣，使足力气，猛击小肚子，当时打得万×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由于王冒明打的人很多，經驗十足，他知道这样打后喘不过气来，他馬上叫万×站起来跳几跳，然后再猛击一拳，这样来回数次，一直把万×打出汗来才罢休。

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打人专找人的要害来打，栗胜利（六中紅卫兵的領導，西糾要員之一，打人能手）和王冒明用木棒打万×、程××的肋部、脖子、胯骨，打得脖子发硬，四肢瘫痪，根本就不能动了。

又一天栗胜利叫来一帮小喽啰，他們叫万×、程××趴在地上，用木枪打他們俩的后背和屁股在场的凶手都打了八十棍，只打得他們口吐鮮血，后背都烂了。他們还不休止，又用菜刀面抽他們的嘴巴，牙被打掉了好几个。然后又用油漆涂在被打烂的脸上。但又怕別人看見，于是又叫了另一个“劳改所”的人給他擦掉，就这样万×的脸皮給擦掉了一层。

北京六中紅卫兵这一小撮人打人成性，拿人命开玩笑，一天，金亚利，王冒明，陈小倫等人，要拿万×、程××做上吊試驗，在这之前讓他們写遺囑，他們痛哭流涕怎么求饒也不行，那伙人就用绳子捆个套穿过横梁，然后用套套在他們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們脚下的凳子，人就悬在空中，又将绳子猛得一松，人就摔在地上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稍慢一点就会丧命。这样連續做了几次，他們在一旁开心大笑。更可气的是他們这帮打手觉得这样做还不过癮，他們把这两个同学的眼睛用黑布蒙住，倒捆双手，剥开上衣露出胸膛，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他們面前晃来晃去。这些暴徒竟敢如此猖狂，要拿人剖腹試驗，他們用匕首在肚皮划了一下但沒划破，正在这时有人进去說：“公安局有通知，‘十一’以前不准杀人，‘十一’以后随便。”这簡直是在明目张胆的破坏文化大革命！

一天，王冒明又想出一个新的折磨人的方法，他叫万×、程××起来和“劳改所”的另一个人，三人一块給他磕响头，磕得不响还不行，就用脚向他头上踩，在地上使劲踩，他的头都磕破了，头肿得很高，受过这种刑法的，都留了腦振蕩的病根，記憶力衰退了，头脑常昏，經過一系列的折磨，把他們打的都不能动了，他們的背都烂了，不能躺，只能趴着，这时王冒明說：“不行，必須躺着，而且不能动，动就打你們。”栗胜利还叫別人在他們的身上跑。

学生宋××，是我校原学生会的文艺委員，以往工作一直积极，九月二十七日夜一点，王冒明帶着一帮人給他加了一个莫須有的罪名，从家里捉到学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毒打。打法和以上两位同学的打法差不多，不过又增加了几种新的刑法，王冒明等四个彪形大汉每人拉一只脚和手，象打夯一样，把它高高举起（足有一米以上）然后一齐撒手，人从空中重重地摔到地上，这样連續做五次以上，他們还美其名曰“座飞机”經過这样的刑法，宋××大脑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今未好，尾脊骨摔裂。就这样，打完之后，王冒明等四人叫宋××站在屋子中間，四个人每人拿一支木枪，在四个角度向宋××猛刺，他防也无法防，这四个暴徒，用力过猛卖力气太大了。王冒明和另一个人手和脚搓了，这才罢休。他們又把宋××叫到墙跟前（离墙約一尺远）。面对着墙逼着嘴里念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幅对联，还没念完，王冒明照宋××的臂和背猛踢，人整个扑到墙上，头撞到墙上，这样又反复了許多次。第二天又对宋××折磨一天，其中有磕头用鉄絲卷成的鞭子打嘴巴子，又用椅子向头上扔，經過这样的毒打后，宋××生命垂危，他的肾脏被打坏，排泄的尿全是紅紅的血。这时王光华已死，他們怕又在“劳改所”死一条人命，赶快用平板車拉回家，宋××住院后，經過医生的及时搶救才脱离危险。

在打人中，他們还有一种残酷的刑法，用火柴一根根地烧“劳改所”里的人的头部脖子

等。有一次，在烧一个人时，竟用五盒（还是五包，没调查清）把这个人头发都燎没有了，脖子都烧烂了。还有一种刑法，用刀子剃屁股。有一次在打初三（2）班一个同学时，向屁股连剃五十刀以上，血清都流了出来，还有什么叫“劳改所”里的人跪煤碴，跪很长时间，跪的人双膝鲜血淋漓，这里的刑法应有尽有，举不胜举，不能一一说明，而且这只是我们调查其中一部分。

北京六中红卫兵一小撮人建立“劳改所”根本不是为改造而是借此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拳把子，练习打人拿他们开心。以看守为名达到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允许达到的极其恶劣的流氓行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劳改所”当他们泄私愤图报复镇压和他们观点不同群众的工具，这是地道的政治扒手，投机分子，他们根本不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信的却是文斗的最高形式——武斗，这种反革命谬论，他们骄傲地说：我们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与其说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深刻理解，倒不如说通过武斗，使自己达到特权阶层。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教导，却热衷于要窝头（武斗）不要馒头（文斗），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这种人在事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

三、杀人灭迹血债累累

我校老工友徐需田，一九三七年前在旧社会戏院当茶房，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在北师当工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六中当工友，工作一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例如：在我校许多年中管上课铃，一直没出差错。又如：曾及时发现教导处失火及时扑救，消除了一场火灾。他退休以后无家可归，就住在学校，还根据自己的体力做些勤杂工作。几次有病住院，治好了他的病。他非常感激党和毛主席，他常说：“要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我感谢共产党。”

今年九月三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小撮人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撵出学校，无家可归，街头流浪两三天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后经“派出所”送回学校，被锁在学校的屋里。一天，天下小雨，以朱支前为首的一小撮人，开始对徐进行迫害，他们先将徐拉出屋外，强迫徐跪在地上，并脱下自己的鞋，令徐用嘴叼着，叫徐自己骂自己“我是老混蛋”，还觉不过瘾，便把几根木棍放在地上，令徐在上面爬行，爬了六、七米，一直爬到厕所。然后将徐推入小便池，浑身用尿湿透，再看徐已不成人样了，也不能站定，刚站起来就摔倒了。这伙暴徒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此后又折磨了数次。十月三日下午徐被王冒明，陈小伦等（西纠队员）叫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王、陈这几个暴徒竟残无人道地用酷刑折磨一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老人喊道：“冷啊！冷啊！”然后用滚开的水向徐身上浇。王、陈一面浇一面狞笑地说：“老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惨叫着：“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根本不理，反而浇得更厉害了。把老人的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折磨完后，老人爬回宿舍后奄奄一息，不醒人事。十月四日早晨徐要求治疗但不许。十月四日十点多王冒明、陈大伦等人把老工人徐需田进行种种毒打戏弄。他们让八十六岁的老头唱歌、跳舞，用开水烫老头的头部，还让老头吃屎喝尿。然后，王、陈等将徐的嘴塞上，带到后院厕所前的黑影里，并在厕所里放上把椅子，房梁拴个绳子套。随后王、陈把徐带进来站在椅子上，把头套进套里，陈叫徐自己踢椅子，但被他们酷刑折磨过的徐哪有

力量踢椅子呢？不知是王冒明还是陈小倫就狠毒地一脚踢去。誰知繩子不結实，断了，徐摔下来，这时徐还未断气，杀人成性的王、陈等用木枪将徐架到結好的繩子套上。老工友徐需田就这样被活活勒死了。

老工友徐需田今年八十六岁了。解放前，徐得罪了国民党侦缉处抓去毒打，侥倖逃生，可是这位具有近四十年工龄的老工友，今天竟被西糾一小撮人活活絞死。

我校王光华，高三学生，出身至今未定。父亲解放初期死去，家里只有母亲、妹妹三人，平时表现一般，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现十分积极，早在四月份，他在我校写了第一张小字报，为我校文化大革命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五月九日就打响了向我校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炮。以后，又写出了許多具有高水平的革命大字报。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流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这时起他就已被一小撮人怀恨在心了。革命大串連以来，又是他首先打破了出身不好不能串連的謬論，不顾危险大胆出外串連。正是由于王光华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因此激怒了那一小撮人，于是給王光华扣了一大堆罪名。九月某日，程××、王××串連回来，我校紅卫兵西糾头目之一姜晋南，便把他俩抓到学校，毒打了一頓，放到“劳改所”强迫写检查，并从两人口中得到王光华在重庆。于是立即派了四个紅卫兵到重庆去抓王光华，但沒抓到，就把程、王二人放了。九月二十七日姜晋南得知王光华回来了，于是便布下天罗地网，四处搜查，在王光华所到之处都派了人，就在他回来半路上被捕了。非法逮捕后，被带进学校“劳改所”。一进屋姜晋南就打了他一个耳光，随后把王光华带进隔壁一間小屋，让王脱下上衣，解下皮带，与此同时小院和小房都有人看着，戒备森严，不让其他人通行。这时屋里暴徒（均为西糾队员）兽性大发，蜂涌而上，拳打脚踢，用木枪向王猛刺、乱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疯狂的毒打，使王无法忍受翻倒在地上，此时他曾哭喊过，随之而来的是凶恶的毒打。枪托在背上打得更凶，这时一个西糾队员一面用脚踢王的头部和頸部一面恶狠狠地无耻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这实际上是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十六条）王光华一会儿就被打得昏死过去，于是这些人把王拖到屋外，让“劳改所”里的人給王做人工呼吸（这只不过是来开心罢了），結果折腾半天，仍不見王苏醒，他們便把王拖进一空屋子里。第二天清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厕所小便，尿了血，出了厕所，便倒在地上，于是把他背回屋。此后栗胜利、陈小倫等又曾毆打王，使他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过后，过了十几分鐘便死去了。到了夜間，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便偷偷将王尸体送往火葬場火化了。

同志们！他們杀害的何止两人，据不完全统计杀害和拷打了約五十人他們杀害的有的是革命左派，老工人。他們这样做严重地践踏了十六条，严重地压制了革命群众，严重地破坏了大民主，破坏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其露骨的典型表现。

四、低級、下流、庸俗的行为

六中紅卫兵的一小撮人把“劳改所”的人当猴子耍，沒事就拿他們开心取笑。一天他們让全体“劳改所”里的人集合在一起，在屋子里乱走象逛大街一样，然后让每个人对话，这两个人就象好几十年沒見面一样，非常亲热，互相拉拉手，搭搭肩膀，然后說：“你好啊！老混蛋，好几年沒見了，你更混蛋了吧！”另一个說：“你比我更混蛋！”“劳改所”里的那

些人給弄得哭笑不得，裝不象還不行，而他們却在一旁哈哈大笑，瘋狂地過癮。又一次夜里十二点多，陈小倫等人上了癮，把“勞改所”的人都叫起來，到院子里站成一排，一二報數，分二隊站，他們一聲令下，讓兩邊的人拚命撕打，兩邊人蜂涌而上，打拳的打拳，摔跤的摔跤，院子里亂七八糟，烏烟瘴氣，只見打架的人渾身泥土，後來，陈小倫他們過足了癮，裝出一付長輩腔說：“你們都這麼大個子，怎麼還打架呀？”又引得他們那伙暴徒哈哈大笑。晚上睡覺的時候不許“勞改所”的人上廁所，打呼嚕，睜眼。有一次，單××想上廁所，向看守苦苦哀求，看守急了，就把他打了一頓，尿也撒了一炕。王××在睡覺時睜了一下眼，看守就打了他一頓，一直打到天亮。睡覺時誰打呼嚕，就往誰頭上潑一碗涼水，灌得滿鼻子都是。

他們讓“勞改所”里的人互相剃眉毛、頭髮，每個人都剃得光禿禿的，還恬不知恥地說：這是給你們整潔衛生。他們讓“勞改所”里的人站成一圈，一邊轉着圈，一邊讓後邊的掄圓了，就給前面的人一嘴巴，這樣一個人打一個人，然後他們又一聲令下“向後轉”，反過來，這個人又打那個人總之每次誰都打人。誰都挨打。他們讓王××頭上頂着一碗水立在一邊，“勞改所”的那個負責人朱××，拿他當把子，練汽槍玩。王××吓得臉都變了色，緊閉着兩眼，一動也不敢動，不知什麼時候子彈就會打在他的腦袋上。平時朱××就拿汽槍在屋子亂打，見什麼打什麼，如玻璃、茶杯等等，不知打毀多少。有一次，紅衛兵的一個打從臭水溝里撿了一個發了霉的饅頭，切成數塊，“勞改所”里的人一人吃一塊。他們為了看“相聲”，就讓“勞改所”里的哭的好的人向笑的好的人學笑，讓笑的好的人向哭的好的人學哭，就這樣一会儿狂笑，一会儿嚎哭聲音極其刺耳難聽，可是，紅衛兵的這些人却奉之為寶，作“優美”的音樂來欣賞，什麼時候興趣來了，就來欣賞一番。

他們在“階級鬥爭和階級感情”的招牌之下，他們過着極低級的腐朽的生活。他們打人，殺人象抽大煙一樣過癮。受刑者挨打時發出的哭喊，慘叫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音樂欣賞。他們追求的是十足的流氓，惡棍，極端墮落的政治庸人，他們哪里還有一點勞動人民的味道，工农感情。他們以貴族自居，血統高貴，把其它出身的觀點不同的同學，普通群眾當做奴隸，亦是任意對其毆打、殘害、侮辱，當作自己玩耍的工具。兩者換湯不換藥，本質同等反動的。他們把階級鬥爭庸俗化了。

五、侮辱毛澤東思想的罪行

更可氣他們肆意侮辱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導師，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是我們革命的方向盤。可是六中紅衛兵的一小撮人，竟拿最高指示做為一種懲罰人的刑法。他們讓“勞改所”里的人每天吃晚飯以前必須背幾段語錄，如果背不下來就不讓吃飯，多會兒會背了，多會兒為止。有一次“勞改所”三個女的沒背下來，他們就讓她們在旁邊背，其他的人吃飯，一会儿，他們又讓旁邊吃飯的人到她們的面前，一邊吃飯、一邊俛他們故意說：“飯香極了，香啊！”意思就是說你背不下來，就是不讓你吃這香飯。一天，有一個人又沒背下來，他們就讓他一邊端着飯聞着香味，不許吃，一邊叫人教她背語錄，一直背下來才叫她吃。一天，他們讓×××立在一邊頭上頂着一個裝滿水的罐頭盒，讓他背一百遍語錄，×××一邊背，後面那些人就敲打頭上的盒到後來王××背得頭昏眼花，豆粒般的汗珠一個勁的往下滴，他也不知道自己背了

多少遍。当背了七十多遍时，他說五十多遍，也不知道自己背了多少，那一小撮人在旁边哈哈大笑，一直到他們取乐够了为止，他們就这样拿最高指示开心。这些还一直满足不了那些人的愿望，一天半夜，暴徒們又上了癮，他們把“劳改所”里的人，一个个全叫起来，都跪在凳子上，双手高举过头，叫他們背語录，不許背重复了，他們互相也不許背重复了，他們又让王××一条腿跪在凳上，另一条腿悬空，叫他背語录，就是他們所說的“金鷄独立”只見他們个个滿头大汗，就这样一直折腾了一个半多小时，他們公然对抗十六条，与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对抗。林彪同志說：“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可是，这群暴徒竟然在打人的时候大叫“我这就要触及触及你的灵魂。”并喊“要馒头，不要窝头！”王冒明等竟肆无忌惮地說：“不管它，咱們干咱們的！我王冒明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未糾正过态度。”又說：“我們就不信，到底是《十六条》能触动你們的灵魂还是我王冒明能触动你們的灵魂？”又一次紅卫兵×××对一个刚被拷打完的人說：“这不是武斗，这是文斗和武斗的相結合最高形势，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忠实打手，竟公开反对林彪同志讲话。这一小撮人还肆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党的威信。党的政策对投誠过来的人欢迎，立功者授奖。我校数学教师孙××，解放初期从台湾投誠过来，党對他們一家一直非常照顾，可是六中紅卫兵某些人却把他拉入劳改所，强迫他每天劳动，有时还遭毒打。紅卫兵×××还笑着对他說：“你回来时（指投誠过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吧！”孙××：“沒有想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六中紅卫兵这一小撮人一直这样打人，这样公开违反十六条，对抗林彪同志的讲话，这样貶低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偶然現象，是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严重的表現，在他們的后面一定有后台在支持。毛泽东思想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对于他們这样侮辱和貶低，我們岂能容忍！我們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六、敲詐勒索、无所不为

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不但是政治扒手，而且是經濟扒手，他們以看守为名，敲詐勒索了大量錢財。下面是我們了解的一部分：

錢：1300余元。照像机一个、自行車三輛、收音机一架，被袱二条，手表四块。就这样还觉不好，还要×××再买一块表送来。×××被抓进“劳改所”时沒带手表，这群暴徒就要他回家取来。他們把敲詐勒索的錢进高級飯館大吃大喝，揮霍无度。他們吞蚀被抄沒的财产。收音机、車子、手表、缎被面、衣物等进行私分。他們还把被扣压的人当做奴隶来役使，給他們做小鍋飯，洗衣服，刷鞋，打洗脸水，打磨匕首，日夜輪流不許休息，有时工作到深夜1、2点鐘，甚至有时要通宵干。他們每月給“劳改所”人极少的生活費，可是就連这点錢他們也不放过，如朱支前拿一枝汽枪来練瞄准，他用的子弹都要“劳改所”里的人出錢来买。一次紅卫兵×××竟以出外串連沒錢为名把“劳改所”里的×××多年积累的錢一次拿走。又如×××要买点心，向“劳改所”里的×××要6毛，粮票8斤来买，这样的事多的很。举不胜举，如修炮楼买油粘，买手电竟收去十元，还买什么电池，理发推子等（这些东西都沒有下落）。紅卫兵这一小撮人所做这事的理由：这是黑帮的錢，他們該受苦。过去他們黑七类騎在我們紅五类的头上，現在，該讓我們踩在脚底下了。过去你們享福，現在該我們享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利用抄家，管理黑帮……总之一切可乘之机敲詐勒索，貪污盜

窃。他們之間貫穿着一整套国民党、反动派軍隊、土匪的行为，对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哪还放在眼里，除了掠夺的手段之外。他們比国民党土匪“高明”的倒是还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理論根据”，为了那些卑鄙的个人生活欲望，他們尽其掠夺，詭辯，欺騙相結合之能事。至今他們還沒悔改之意，大量錢財仍未退还。

七、陈伯达同志的到来

十一月十九日，正是資產階級反动路綫在我校最猖狂的时候，白色恐怖最凶的时候。王冒明、朱支前等人整天强迫“劳改所”里的人霍霍磨刀、匕首、战刀等等。在“重要通告”出来以后，王冒明，朱支前却还是无动于衷，还与解放軍报編輯部的同志乱争乱吵，坚持不解除杀人魔窟——“劳改所”就在这个关头，陈伯达、戚本禹、关鋒、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在百忙中来到我校。陈伯达同志到后面的“劳改所”，看了打人的凶器和被打的人，听了一些事实，在和一些老师談話中气愤地說：“这样搞是非常残酷的，無論对什么人都行！”在談話中对老师说：“你們見到这种現象怎么不制止啊！”老师有的在下面說不敢，陈伯达同志說：“你們怕什么，我就不怕，我一沒带刀，二沒带枪，三沒带……（不清），我們是靠毛泽东思想吃飯的！”老师們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一些情况，（因为在場的有六中紅卫兵的那一小撮人，所以老师发言并不踊跃，就是这样，那些发言的老师也都受到了那些人的威胁）这样戚本禹同志拿起旁边的紅卫兵报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級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念完后感叹地說：“这是自我諷刺呀！”陈伯达同志說：“象这样的报纸，可以停办。”其他文革小組的同志也讲了一些話，总之，这次会給了老师一个极大的鼓舞。王冒明、朱××让“劳改所”的人磨的凶器被陈伯达同志拿走一摞后，他們并不甘心还繼續磨刀，陈伯达同志知道后，于是又在二十一日和关鋒、戚本禹、王力、吳德等同志又来我校，又沒收了他們的刀子。瞧了瞧木工室磨刀的沙輪非常生气。总之，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的两次来到我校，大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給了革命师生一个极大的鼓舞，点燃了我校批判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烈火，我們革命造反派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彻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动路綫。

八、他們还在行动中

資產階級反动路綫已經不能明目张胆的推行，它已經陷入无产階級革命路綫的重重包围之中。但是，它还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在做垂死的掙扎，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看到公开打人不行了的了。况且一个“劳改所”既消息不严密，人又装不下。于是他們就預謀挖一个地下刑訊室和秘密刑室，在后院的夹道里找到了一口枯井，让“劳改所”里的人把这个井掏开，因地质太松有塌的危險，才沒繼續施工，于是他們又計劃盖一个秘密刑訊室，这个秘密刑訊室，在那一小撮人的策划下开始施工。其中秘密刑訊室的两边墙一边厚三米，一边厚一米，为了更绝对保密，要想进門必須通过一段很长的夹壁墙，这个絕妙的秘密刑訊室是坚持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产物，但是，由于陈伯达同志及时来我校，这个工程沒完工，（现在还留着一堵破墙）。他們一方面加紧工程，一方面又在搜集黑名单，誰跟这一小撮人有意見，就很可能进入黑名单，他們妄想用这些手段来镇压革命群众的运动。自从陈伯达同志来我校以后，

給革命造反派长了威风，点燃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焰，許多革命組織起来給他們提意見，可是这些不但不听，反而对这视为眼中釘。他們还采取了威胁恐吓的卑鄙手段。有一天朱支前和其他几个人闖到一个遵义战斗团的战士的家里，肆意叫囂“你別狂！你小心点！”这些人其实是愚蠢的，这正是他們心虛的表现，无能的表现，他們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采用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的有力武器，而是在下面偷偷摸摸的搞特务活动！他們不但威胁同学，而且还威胁被他們抓进“劳改所”的从台湾弃暗投明的教学教师，×××后来被放出来。紅卫兵一小撮人又怕他把“劳改所”的事情泄露出去，于是就到他家去威胁，那老师沒在家里，就威胁他的家属。威胁、恐吓各种手段都使过了，难道威胁和恐吓就能掩盖你們的罪恶事实嗎？愚蠢得很。由于这种形势所迫，表面上西糾好象解散了，其实暗地里却干着見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在一次北京展覽館开的所謂破私立公大会充分暴露了他們这些人的丑脸，这些人都是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在会上，他們又一次反扑，大叫打倒三司，說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告訴你們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狂妄者們：中央文革是我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你們想摧垮中央文革，那是痴心妄想。你們还想当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革命群众决不答应！我們革命造反派，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痛击一切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北京六中紅卫兵的那一小撮人告訴你們：你們对革命群众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彻底交待，你們至今还没有悔过之意，你們这群铁杆在联合行动委员会混事是不行的，向群众低头、认罪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結 束 語

以上許多事实都是我們冲破重重困难，从各方面了解的，由于我校白色恐怖至今沒有彻底消除，耳聞目睹者还有顾虑，因此很难了解完全属实的材料。我們只能从侧面和其它方面了解，不免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但以上所介紹事实基本上是属实的。

为什么在北京六中出现这样“駭人听闻的杀害事件”？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惨无人道的刑法，为什么北京六中长期被白色恐怖籠罩着。为什么广大革命群众至今还没有发动起来，使我校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万恶之源！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表现在他們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創精神，他們轉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而北京六中一小撮人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条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創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去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却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奉为至宝，声嘶力竭地喊：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他們拿出身証明自己为英雄，別人是混蛋，狗崽子，小反革命，小邓拓，他們以“貴族自居，血統高貴。什么东西”他們直接把矛头指向很大一部分群众。更談不上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創精神。他們用出身来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用出身挑起武斗。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坚持文斗，不要武斗。”而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所謂的文斗和武斗相結合。文斗符合人民利益的，能够充分发动群众，深刻批判。而武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制造了白色恐怖严重地压制了群众。是更加残酷、露骨、压制群众的手段。是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針鋒相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

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隨着階級鬥爭的深入和發展，其表現形式隨着也更加隱蔽狡猾。他們利用紅衛兵熱情、敢鬥、幼稚，就打主意。他們有意識地把紅衛兵在運動中的偏差，使其擴大化，達到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用形“左”實右的卑劣手段，蒙蔽紅衛兵，達到他們達不到的目的！這樣一些被蒙蔽的紅衛兵便成了他們得力的工具。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何其毒也！但是紅衛兵一小撮人至今還執迷不悟，你們已經被敵人當槍使了。儘管你們打了一些壞人，但也不符合黨的政策。陳伯達同志到我校解除“勞改所”時說：“你們這樣做太殘酷了，無論對什麼人都不能這樣做。”我們熱烈地希望那些受騙的紅衛兵戰士徹底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正確路線上來，但是我們要正告“聯合行動委員會”的鐵杆們，如果你們抱着資產階級僵屍不放，就要發展到反黨，反人民，反毛主席的道路上去，被人民所唾棄，定是死路一條。同志！猛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殺害、摧殘打不多少敢於造反的革命群眾，看了我們的材料以後，你們不痛恨嗎？我們刻骨痛恨這萬惡的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志勇敢地站起來！發揚無產階級造反精神，不怕打擊，不怕報復，不怕孤立，勇敢揭發。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 ☆ ☆

六中各種事件時間表

- 9月中旬 他們綁架了我校學生數名，嚴刑拷打。
- 9月27日 他們秘密逮捕了剛剛串連回來的王光華。
- 9月28日 對王光華使用重刑，殺害了王光華。
- 10月3日 他們拷打了老工友徐需田。
- 10月4日 他們活活勒死徐需田。
- 10月7日 綁架了王明燭老師。
- 11月10日 扣押工人，讓工人兒子打爸爸，又將小孩留在學校，起名“小蘿卜頭”。
- 10月25日 他們毒打鄭杰（在長沙）。
- 12月2日 “砍變節”戰士包陝安行刺刺了耿小西八刀。
- 12月9日 姜晉南打紅衛兵戰士馬永剛。

以上是我們調查各種案件的一部分，有的還在調查中。

各單位需要調查材料，徹底批判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請到北京六中紅色造反兵團。

現在，北京六中正舉辦展覽，展覽用大量實物、圖片、照片，有力地控訴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北京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歡迎各單位造反派同志踊躍參觀。

北京六中毛澤東衛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